

名家评点中国古典名著

名家评点

东周列国志

主编 沙地 詹红旗

● 新华出版社

作者冯梦龙简介

(1574—1646) 明文学家、戏剧作家。字犹龙，一字耳犹，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他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提倡重视小说，认为小说比《孝经》、《论语》更能感人。经他收集、改订、刻印的小说戏曲民歌，已知的有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总称《古今小说》。另编有民歌集《山歌》十卷、散曲集《太霞新奏》、笔记《古今谈概》，改写的小说有《平妖传》、《新列国志》。戏曲创作有传奇剧本《双雄记》。经他修改过的汤显祖、李玉、袁于令等人作品多种，合称《墨憨斋定本传奇》。

《东周列国志》作品介绍

清代历史小说名。蔡元放编。二十三卷，一百零八回。早在明嘉靖、隆庆间，余邵鱼编辑了一部《列国志》，明末冯梦龙曾依据史传作了改订，删去了若干民间流传的故事，“重加辑演”，成了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乾隆间，蔡元放《批评东周列国志》出现，近二百年来流行的就是这个本子。此书起于周宣王滥杀臣民，止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全书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主要是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编辑而成；又采用《吴越春秋》等先秦的传说故事作补充。作者通过故事，对当时统治者的昏庸荒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讽刺，对政治的腐朽黑暗也进行了一定的揭露。书中有不少有深刻意义的篇章，并能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朴素流畅。但书中头绪过于繁杂，还有不少地方宣传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

毛泽东：《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国际斗争的故事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最喜欢读的有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如《东周列国志》就不止读了一遍。毛泽东原来是从不看小人书的，但1960年有人送了他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小人书，看后很感兴趣，从此看小人书就上了瘾，一看就是几百本，由此也促使他重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

1959年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了《东周列国志》,说:“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认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提到:“《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完全正确。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几次提到《东周列国志》并向其他领导干部推荐呢?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读古书的特点,联系一下我国当时国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导师和政治领袖,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来理解评述其内容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少新鲜的见解。读《东周列国志》亦如此。

如毛泽东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这些文字既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即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这部历史小说缺陷的评点。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更多地把小说当做历史来读,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自己制定治国的大政方针提供依据。《东周列国志》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因此毛泽东很重视它的真实性,并根据《左传》进行核对,认为它和历史史书记载是相符的。正因如此,《东周列国志》中各诸侯国内部各种势力为争夺政权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各诸侯国间彼此争斗,大国争霸吞并小国的场景对毛泽东来说印象更为深刻,触动更大。

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来领悟小说的内容和意义时更具有政治性,也更容易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思考问题,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因此读书时也更关注历史上各朝代,各国的兴盛衰败及其前因后果,更侧重小说中的政治斗争谋略,推崇郑庄公,认为他在斗争中很有策略,很厉害。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想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为现实斗争服务。因此毛泽东在谈《东周列国志》时使用了纯属个性化的术语“颠覆”。说小说里边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并说明他再读一遍《东周列国志》的明确目的是了解和研究国与国之间的“颠覆活动”及其“怎么个颠覆法”。毛泽东的这个提法同他对当时中国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1956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也存在着认识上“左”的错误。

从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在内部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中央为此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从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场大战,战场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随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并造成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沿“左”的方向不断发展,修改了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1958年开始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展开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掀起共产风、浮夸风。不仅使国民经济发展遭到破坏,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

乱。为使领导同志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解决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还把读这本书列为了会议上要讨论的十九个问题中的头一个，并准备在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或者是干部轮训。但由于会议后期，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使本来是纠“左”的错误变成了反“右”，冲击了读书的安排。直到反右高潮过后，到1959年冬，中央重新强调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读书，逐章逐节，边读边议。

庐山会议是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使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扩展到政治、思想、理论等方面，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认为阶级斗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强进攻的时候。还说彭德怀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

在此期间，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更促使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加重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

1958年7月起，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大小金门、马祖的蒋军不断炮击我沿海村镇。美国则加强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兵力，支持蒋介石的行动，并向我军进行军事挑衅，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对此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活动，从1958年夏开始，炮击了金门、马祖。

1959年3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达赖喇嘛等人潜往印度。虽然中国政府很快平息了叛乱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美国等帝国主义妄图搞“西藏独立”的阴谋昭然若揭，使得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颠覆活动倍加警惕。

当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孤立、封锁、颠覆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国家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错误也日益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苏两党间的大论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对斯大林也进行了一番不很公正的评价等。由此中共和苏共就这些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双方展开了讨论，不断交换意见。但因苏联大党主义作祟，对于不听他指挥的中共和毛泽东非常不满，使中苏两党关系出现紧张。1958年7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海军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无理要求，企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毛泽东为捍卫国家主权，严辞拒绝。但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了。1959年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的大规模围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前提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各种合同，撤走在华专家，终止经济合作，停止继续向中国提供资料和关键部件、设备等，使中苏论战急剧升级。此后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原本只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常争论和分歧，演变成一场大论战，并扩展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方面，最终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断，也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分裂。

中苏大论战的爆发，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作法，使毛泽东更加警惕苏联的“修正主义”侵蚀，随后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修、防修”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

可见，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国际斗争形势，使毛泽东更多的考虑到如何防止中国被帝国主义颠覆，防止中国变修。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国家的领导干部，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掌握治国的方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一再提到《东周列国志》。

毛泽东阶级斗争意识很强，多次提出，必须警惕西方帝国主义用和平手段通过渗透和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进行颠覆活动。可见，当时毛泽东是有战略眼光的。但也因为不切实际地夸大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认为苏联已变修，中国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发动了从反修防修目的出发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这个教训是要吸取的。

序

可观道人小雅氏

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佻侈磳杂，识者欲呕。姑举《列国志》言之，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久已为闺阁恒谈，而其纰缪乃更甚。按秦当景公之世，南附于楚，比于齐之附晋，故交见之役，屈建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哀之初年，楚灵方横；及平继之，而晋益不竞，不得已通吴制楚，于是有人郢之师，而包胥卒藉秦力以复楚，是始终附楚者秦也。延至三晋、田齐之际，犹然遇秦以夷不通中华会盟。孝公于是发愤修政，任商鞅变法，而秦始大。然则哀公之世，秦方式微，岂能号召十七国之君，并驾而赴临潼耶？夫以桓、文之盛，名为尊攘，而威力所及，载书犹寥寥可数。况斗宝何名，哀公何时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晋、东之吴，数千里君侯刻日麇至，有是理乎？至伍员为明辅，尤属鄙俚，此等吃语谈者道也。顾此犹摘其一席话成片段者言之，其他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者矣。

墨憨氏重加辑演为一百八回，始乎东迁，迄于秦帝；东迁者列国所以始，秦帝者列国所以终。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废兴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是故鉴于褒姒、骊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鉴于子頵、阳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长；鉴于无极、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参贤；鉴于囊瓦、郭开，而知贪夫之不可与共国；鉴于楚平、屠岸贾、魏颗、豫让，而知德怨之必反；鉴于秦野人、楚唐狡、晋里鳧须，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鉴于二姜、崔、庆，而知淫风之足以亡身而覆国；鉴于王僚、熊比，而知非据之不可幸处；鉴于商鞅、武安君，而知惨刻好杀之还以自中；鉴于晋厉、楚灵、栾黶、智伯，而知骄盈之无不覆；鉴于秦武王、南宫万、养叔、庆忌，而知勇艺之无全恃；鉴于烛之武、甘罗，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鉴于越勾践、燕昭、孟明、苏季子，而知困衡之玉汝于成；鉴于宋闵公、萧同叔子，而知凡戏之无益；鉴于里克、茅焦，而知死生之不在于趋避。至于西门豹、尹铎之吏治，郑庄、先轸、二孙、二起、田单、信陵君、尉繚子之将略，孔父、仇牧、荀息、王烛、肥义、屈原之忠义，专诸、要

离、聂政、夷门侯生之勇侠，介子推、鲁仲连之高尚，管夷吾、公孙侨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节，往迹种种，开卷了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戒，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宁为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

墨憨氏补辑《新平妖传》，奇奇怪怪，邈若河汉，海内惊为异书，兹编更有功于学者。浸假两汉以下，以次成编，与《三国志》汇成一家言，称历代之全书，为雅俗之巨览，即与二十一史并列邳架，亦复何愧！余且日夜从臾其成，拭目竣之矣。

序

胡宗文

传之为言，传也，所以传述古人以诏后世也；志之为言，记也，所以记载善恶为后之法戒也。然则稗官、野乘虽正史之支流，而是非邪正，褒贬予夺，其立法而垂戒者，亦必隐然自见于载笔之下，非仅操觚染翰为附赘悬疣之论已也。麟经而后，世无善史，龙门以旷世逸才发愤著书，上起轩辕下终汉武，观其自序，实有上继《春秋》之意，故体裁序事为诸史之冠。其后若孟坚之整密，蔚宗之典赡，犹未免踏驳之讥。至于陈寿帝魏而寇蜀，两晋骈四而偮六，荒芜杂秽，毁誉失真。即欧阳修之《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亦终不知五代史之褒贬谨严，犹为得春秋之法。况宋、辽、金、元而下，滥漫纷沓，莫可究诘者哉！

夫史为传之母，而传为史之子。作史者无传信之文，即演之为传，亦不过旁罗小说摭摭成书，事既杂以荒唐，文亦多其附会，此何异《封神》、《水浒》自幻蜃楼，《夷坚》、《齐谐》徒详怪物者乎？故余谓志传之作，自盘古以迄宋、明，总不若《东周列国》为传信而可证也。夫列国之事，其始备于《春秋左传》，而后详于《国策》、《史记》。孔子以不得已之心，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一笔一削，悉本至公，后之人非可意为论断。即《战国》、司马之文，或词简而义深，或事赅而语括，敷陈演绎，大费心裁，使非兼有三长，恐亦头白汗青而莫下矣。独是敷文叙事，惟取详明；征传引经，莫穷体要。其间治乱兴衰之由，善恶邪正之辨，必不暇大书特书，仿《春秋》之义例；惟评者显微而阐幽，则圣人立法垂戒之意，昭然若揭于后世。

《列国》批评近有数家，而惟蔡君为最。盖诸家评语或繁或简，简则达心言略，撮举大要，而阅者无以考其详；繁则多事诙谐，仅资游谈，而正义或反因以晦。蔡君之评，论必据经，语必诛意，既不背于征显志晦之文，即于宣圣之笔削，亦无不共相印合。是虽不读《春秋》、《左》、《国》、《史记》诸书，而得窥此编，其于春秋、战国间兴衰治乱、善恶邪正，无不了然在目矣。岂非诸家之翘楚也乎！第其评语，概列于前，先断后案，未免目眩。予于己未夏初，署理松江府篆，政事之暇，偶阅是书，爰不揣固陋，妄为改订，讹者正之，繁者芟之，庶披读之下，开卷了然；间以窃附管蠡之见，以补原评之所不及。土壤细流，共成高深，庶斯志也。不仅为稗野之史，而实为经世之书也夫！

时乾隆五年岁次庚申春月

序

蔡元放

书之名亡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诫、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二之，二之斯不能不有所展，故高谈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

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是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新月异，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兴废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

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岑岑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词，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纷，人物庞沓，最为棘目警牙，其难读更倍于他史。而一变而为稗官，则童稚无不可得读。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

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记事而已，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家国之废兴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

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予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鹭，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遗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叙之如此。

时乾隆元年春月，题于支瞬居中

《东周列国志》读法

蔡元放

《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

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列国志》，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东迁始于平王，多事始于桓王，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盖平王东迁由于犬戎之乱，犬戎之乱由于幽王宠褒姒立伯服，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且童谣亡国亦先兆于宣王之世，故必须从他叙起，来历方得分明。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国志》一书，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参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採补入，故其文字笔气不甚一样，读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国志》因是杂採众书所成，故其事之详略都是不得不然。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若再加修饰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而列国之事是古今第一个奇局，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世界之乱已乱到极处，却越乱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极处，却弱而不亡，淹淹缠缠，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真是奇绝。

周室卜世卜年，皆过其数，子孙虽已微弱之甚，而仍称其主，不至遽然亡灭。前人议论，有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有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据我看来，两说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处讲。

由周而秦，是古今变动大枢纽，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逐渐变来。其中世运之升降，风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漓，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细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学问。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战国是战国之兵，不消说是大相悬绝，即春秋中齐桓与晋文，便有大段不同处：齐桓时用兵，还不过声罪取服，其究竟不过请成设盟而已；到晋文时，便动辄以吞并为事，这便是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

齐桓时用兵，不过论百论十；到晋文时兵便大盛，一战之际，常以万人。齐桓用兵还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到晋文时便多行诡计了。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其势不得不然，正是天运改移处。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祸败了。

用兵之法，变化多端，用少用众，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惟有《列国志》中却是无体不备。前人于《左传》中，集其用兵计谋，便谓“兵谋”、“兵鉴”已得要领，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子弟理会得此等处，胸中平添无数兵法，《列国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专对，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惟《列国志》中应对之法最多，其中好话歹话，用软用硬，种种机巧无所不备。子弟读了，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真是有益弟子不少。

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便说于子弟有益；渠说有益处，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读了《列国志》，便有无数实学在内，此与《水浒传》、《西厢记》岂可同日而语！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多，非比他书出于撮凑。子弟读此一部，便抵他本稗官数十部也。

《列国志》中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无所不有，却无神道僧道邪说妖言在内，便觉眼界中清净许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国志》中也有几处说鬼，却是从《左氏传》来；其说鬼处，也还在理上，不与他处邪说同也。

《列国志》中有许多坏人，也有许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坏人也有若干坏法。读者须细加体察，逐个自分出他的等第来，方于学问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坏二字囫圇过了。

《列国志》中虽是也有好人也有坏人，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又

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于坏人做坏事，往往如出一辙，一旦穷凶极恶，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都坏将出来，当时人君却偏偏喜欢坏人。若善恶同时，又往往好不胜坏。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说不出。

坏人明明作恶，还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恶之人，他却偏会依附名义，竟似与好人一般，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这种人最是难认，观人者不可不知。

恶人依托名义，虽是可以惑人，毕竟也有露马脚处，只是观者不审，被他所骗耳，若明眼人自瞒不过。

大约看好人、坏人之法，只从“义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贤奸之变虽有万态，究其本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

“义利”二字不并立。天理看得重，爵禄身家看得轻，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图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从何处还有天理来！

“义利”二字，其机甚微，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即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间非常大变，然原其心，却不过从利上起耳。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便自然没有此事了。

《列国志》中，篡弑之祸甚多。其臣为乱臣，子为贼子，罪不容诛自不消说。然论世者也要将那君父察勘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却当以此垂戒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惮。故圣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又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大率都是互举。后世一切重责子臣，便似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此是宋儒之偏，失圣人之意矣。

立子以嫡，无嫡立长，自是正理；废嫡立庶，废长立幼，于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爱之也；爱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于情理而立之，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不特富贵享不成，反连性命都送掉了，又貽家国以覆乱之祸。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却以私心所溺，遂去安从危，去利就害，自寻祸乱。《列国志》中，此等不可枚举。前车既覆，后车复然，甚有身与其祸，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怜。

忠而见疑，信而得谤，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处之地与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国志》中此类甚多，其中有学有术处之有方者，庶几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戆行去，个个身受其祸，如申生、叔武之类是也。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子弟于此等处，须加意理会，万勿草草看过。

《列国志》中有许多出于微贱，一时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荣宠终身。如管仲、宁戚、百里奚、范雎等类，其胸中抱负、经济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见时各有一番高识定论，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后来设施，也都是条条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国，下益民生，可见不是一时取给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机缘凑巧，便也只好困穷草泽，沉埋一生了。天下万世怀才抱义而不得其时者，何可胜数，思之令人浩叹。

战国是游士之世，其游说之术大都不甚相远，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优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莫作一例看了。物莫不聚于所好。国君好贤，如齐桓便有管、宁等诸人；晋文则有狐、赵等诸人；魏文则有田、段等诸人。齐庄好勇，则有殖绰、郭最等诸人。夫力举千斤，射穷七札，亦难得之力，而一时便有多人，可见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无材哉！有国家者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极知国事之需贤共理者，然高爵厚禄，偏难以与君子而易以与小。人到有事之秋，却要贤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处没处去讨，遂有乏才之叹，岂不可笑。

贪人不顾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许多坏事，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却不知坏却良心，依旧

不得受用，枉落千口骂名，有何便宜处？乃前人跌倒，后人偏不晓得把滑，如《列国志》中乱臣贼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蚺蛇甘鸠，可胜浩叹！

圣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古谚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贤臣，则可以为贤君；与奸佞谗谄之人处，则陷于恶而不觉矣。《列国志》中，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为转移，而其名誉美恶遂成千古话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是两句熟话，却是亘古不易之言。试看《列国志》中许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径遂不听好言，及到祸乱已成，身名已败，却才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无及了。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读书学者，于良朋密戚逆耳言来，莫便愤然加怒，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于己，亦无所损；倘事有可疑，理有足采，便可及时补救，免到后来懊悔也。

本书中批语议论劝人着眼处，往往近迂，殊未必惬读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于事未必无当，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不止如村瞽说弹词，仅可供一时之悦耳也。

教子弟读书，常苦大是难事。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与学问有缘，这种人于百中只好一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便苦，扞格不入，至于稗官小说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说虽好煞，毕竟也有不妥当处，盖其可惊可喜之事，文人只图笔下快意，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我今所评《列国志》，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子弟读了，便如把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

有人来说：《列国志》也不是全美之书，不可辄与子弟读。试问其故，则曰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佚、丧心蔑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见，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夫圣人之书，善恶并存，但取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而已。他本小说于善恶之际，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则更铺张淫猥，夸美奸豪，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其书可烧，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若《列国志》之善恶报施，皆一本千古经书，真所谓“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者，又何嫌于骄奢淫佚、丧心蔑理也哉？

他书亦讲报应，亦欲劝惩。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惟《列国志》中件件皆是实事，则其劝惩为更切也。

《列国志》中繇词，其语甚古，亦甚验，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占书，如何占法。自秦火后失传，殊令人恨恨。

《列国志》前后评语，悉是随手写去，更不曾重加点窜，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适处。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

《列国志》中谬误甚多，如《左传》、《史记》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鲍而不可，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此事关系甚大，故不得不为正之。他如彗星出于北斗，宋、齐、晋三国之君死难，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却作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类甚多，不能遍及也。

《列国志》引首

蔡元放

按周姬姓，出黄帝之苗裔，帝尝子弃之后也。弃佐尧、舜治天下，教民树艺，为农事之祖，

号曰后稷，封于邰，今陕西西安府武功县即其地也。邰之总名曰周，故国号周，世为稷官。及夏之衰，稷官遂废，不啻窜于西戎，再传至公刘，迁居于豳，今西安府邠州，即古豳地。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为戎所逼，去豳居岐，今凤翔府岐山县便是。亶父传季历，季历传昌，号为西伯，是为文王，始都丰，在今西安府鄠县北三十里。西伯薨，子发嗣位，是为武王。商纣暴虐，武王应天顺人，举兵伐纣灭商，遂有天下，定都镐，即今长安县也。班固《西都赋》云：“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真固被山带河，金城千里。王畿之外，析为千八百国。大封同姓异姓爵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外，还有附庸，这都是武王的封建。及周公辅成王，定为朝觐会同之制，各国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十有二年王乃巡行天下。东、西、南、北分为四巡，四方各立一伯，为其方诸侯之长；各建有明堂一座，巡狩所至，伯率其方诸侯朝王于明堂；有缓急不共者，王命方伯帅师讨之。其时列国如众星拱向北辰，谁敢不禀命于天子，法度好不森严。

武王传成王，成王传康王，康王传昭王，昭王传穆王，穆王传共王，共王传懿王，懿王传孝王，孝王传夷王，夷王传厉王。厉王无道，国人遂王于彘。其子宣王侧身修行，周室中兴，北伐獯豸，南伐楚荆，东伐淮徐，诸侯敬惧，朝贡不缺，复见文、武、成、康旧日规模。至宣王传幽王，废嫡立庶，为犬戎所杀。平王虽嗣统，东迁于洛，从此威福下移，诸侯专恣，堂堂一统，渐渐变为列国的世界。

且说春秋之世，五霸迭兴，借名尊王，其实自专。嗣后吴、越代兴，三晋迭起，七雄斗胜，六国争衡，视周室为赘疣，弄周王于股掌，王降为君，君降为庶人。那五百余年虽纪在周朝历数之内，全然是列国为政了。故志列国者，断自东迁始。自平王四十九年起，至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春秋》止，共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之世。自敬王四十年起，至东周君七年周灭止，共二百三十四年，为战国之世。秦庄襄王灭周三年而立政代之，天下为秦，则列国之终矣。史官论谓：有幽、厉必有东迁，有东迁必有春秋、战国。虽则天运使然，然历观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存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有诗为证：

周历绵绵八百年，中间遗恨是东迁；
龙腥寝殿增方裂，犬吠厉宫鼎仅延；
五霸迭兴争会主，七雄扰扰竞烽烟；
欲嘘王气还文武，只在鸱鸢未雨篇。

名家评点《东周列国志》目录

一、作者冯梦龙简介	(1)
二、《东周列国志》作品介绍	(1)
三、总评文章	
毛泽东：《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国际斗争的故事	(1)
序	可观道人小雅氏 (4)
序	胡宗文 (5)
序	蔡元放 (6)
《东周列国志》读法	蔡元放 (6)
《列国志》引首	蔡元放 (9)
四、回评文章（在每回正文之后） 蔡元放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5)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1)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16)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1)
第六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27)
第七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32)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37)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41)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46)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51)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56)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61)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66)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72)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75)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80)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85)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91)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96)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02)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08)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13)

-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20)
-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27)
- 第二十六回 歌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33)
-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38)
-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43)
-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48)
-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53)
-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59)
-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63)
-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69)
-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175)
-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181)
-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186)
-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192)
-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198)
-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04)
-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10)
-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17)
-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22)
-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缢城说秦····· (227)
-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33)
-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38)
-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244)
-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48)
-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馀给秦····· (254)
-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259)
-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接 赵宣子桃园强谏····· (264)
-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270)
-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275)
-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280)
-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285)
-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291)
-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296)
-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302)
-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307)
-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14)
-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319)
-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325)
-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331)
-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336)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341)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347)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鮒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352)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358)
第六十八回	贺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364)
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369)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376)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382)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389)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39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401)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407)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412)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419)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425)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430)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437)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442)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纆	(448)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455)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461)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餒中山羹 西门豹约杀送河伯妇	(467)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473)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479)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484)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490)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496)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502)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径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507)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513)
第九十四回	冯欢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518)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52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528)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庭辱魏使	(534)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541)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548)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求赵	(554)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559)
第一百零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565)
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于期传檄讨秦王	(570)

第一百零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574)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580)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585)
第一百零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590)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国混一與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595)
五、评点人物简介·····		(600)
毛泽东、蔡元放、可观道人小雅氏、胡宗文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宣王自征姜戎，便是失计之甚。戎狄豺狼，从古难化。王者亦不深求，故其顺命则略示羁縻，否则置之度外。倘其造逆犯顺，然后用兵，只须命将出师足矣。况当是时，周室尚在全盛，王朝卿士及方伯诸侯，岂无可使之人？乃以天子之尊，自临行阵，以致败绩，损折车徒，辱国损威，莫大于此。宣王亲征姜戎，其失有五：轻万乘之尊，蹈不测之险，一也。启夷狄轻中国之心，二也。开诸侯慢王朝之渐，三也。王师败绩，深褻国威，四也。败不能报，貽笑四方，五也。

此回中全是怪事。如市上忽有童谣，怪事；童谣竟说几亡周国，怪事；童谣是红衣小儿所传，怪事；红衣小儿是荧惑星所化，怪事；上天命荧惑星化小儿造谣言，怪事；宫女不夫而孕，怪事；怀孕四十余年方产，怪事；宫女所说二龙降于王庭，怪事；龙作人言，怪事；龙言自己是褒城二君，怪事；太史忽然想到请龙螯而藏之，怪事；夏亡历殷至周，数经丧乱，而螯在桡中无恙，怪事；桡中忽然放光，怪事；先王接盘，失手堕地，怪事；螯化元鼈，怪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怪事；偶践鼈迹，如有所感，怪事；市司当面遇着夫妇二人，又是正应童谣者，却容一人走脱，怪事；鸟衔席包近岸，中有女婴，怪事；天子之尊，命官悬赏，觅一新弃女婴，却不可得，怪事。只一褒姒出世，便先有无数怪事在前，虽曰天道玄远，然其现变示儆，至切至显。无奈世人泛泛视之，不加修省，以致不能挽回，归于气数，而不能救，悲哉！

《列国传》中，所载怪事甚多，然无如此回之怪甚者。总之，东迁以后，乃天地间第一大变奇乱，故天之示儆，亦不寻常也。

藏龙螯而获福，未知出于何书，明系太史妄言。再占得大吉之兆，亦太史欲实其言，故傅会以成之耳。观其化褒姒而乱周，吉在何处？后人疑卜吉而不吉，为天道无凭，殆亦未之察耳。

谏君自有立言之体，与进说之方。左儒初谏继辩，语言皆不中窍，是以无益，细评在本文下。

左儒为友情切，直谏不听，弃位而去可也，何至以死殉之？死非其道，匹夫匹妇之谅耳。髡翁以人伦表率许之，误矣。左儒谏杀杜伯，宣王不听，此亦君臣之常，以死殉之，固为过分；然其意中，亦自以为义气也，厚于其友，岂有忍于其君而来索命者？此等事，或后人借以儆戒人君不可妄杀耳。语近矫诬，读者意会可也。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西夷别种）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地名在辽州城东南）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

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谏，不听。后人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铉，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啊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跑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分付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即今礼部尚书）召虎对曰：“啊，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啊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此解据理而言，亦不可少。）太宰（即今吏部尚书）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说理与召虎相同，但即据时事进谏，亦颇得当。）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即今钦天监）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此数语，却是怪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既将库藏弧矢焚弃，又不许造卖，是国家竟没有弓矢了。倘有不虞，却如何处？说得好笑。）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解得有理有数，传说童谣，字字确切，如此人真不愧太史。）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此语正当之极。凡谏君者，当如此矣。）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馀，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馀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即今汉中府褒城县）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胡说）王何不请其鬻而藏之？鬻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胡说！无稽之言，可笑可恨，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卜兆何尝大吉，只是太史自说耳。）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椽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椽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椽中何物？’掌库官